

# 宜昌如诗,何必远方

刘颖余

到宜昌去,是公干,也夹带了一点私心——30多年未见的老同学,正好可以借机见一见。然而,正应了那句古话,“不见常思君,相见亦无事”,晚上两人对坐,不只是不喝酒,老同学吃得也极少(平时不吃晚饭)。然而,他状态正好,消瘦,精干,没有中年油腻,眉宇间还是少年的模样。

想当年,老同学为了一个女孩,毅然去了宜昌,可谓为了一个人,爱上一座城市。宜昌之于他,是第二故乡,是事业的开拓地,也是爱情的见证。人到中年后,他酷爱健身,尤其户外运动,朋友圈晒的全是宜昌的美丽自然风光。山水有信,万物生长;心怀诗意,手执烟火。他对这座城市的爱和依恋,尽在不言中。

“宜昌,一座来电的城市”,这是去年5月宜昌发布的最新城市宣传口号。坐拥世界最大水利枢纽三峡大坝,以0.2%的国土面积,装备全国7%的水电装机容量,宜昌这个梗玩得可谓实至名归。

而我到宜昌“来电”,只源于一场晨跑。因为下榻的酒店紧邻长江,抵达宜昌次日,我清晨6时即起。没想到,莫道君行早,更有早行人,江边此时已是一片热闹的景象,有打乒乓球的,有玩健身路径的,更多的则在步道上慢跑。红色的步道弹性极好,甚少起伏,再加上江水澄碧,远山如黛,宝塔巍然,长桥蜿蜒,这样的跑步环境,对于我这个来自大

城市却身处逼仄环境的人,实在是太感人大奢侈了。

于是,我连跑四天,心情为之大好。连最后一天上午赶火车,也没耽误晨跑。

如果若干年后,我会怀念宜昌,那一定是因为我曾在那里的江边快乐地跑过步。

当然,宜昌的好数不胜数。宜昌之能与“来电”,远不止于长江、峡谷、青山、飞瀑,它是屈原、嫫祖、王昭君、杨守敬等历史名人的故里,在诗歌、音乐、历史、文化里滋养千年,江山如画,碧落坤灵;丰神俊朗,岁月从容。

说到宜昌,必提屈原。2021年,宜昌官方就提出打造屈原文化“一标三地”(让屈原成为宜昌永恒的文化地标,把宜昌打造成屈原文化的权威阐释地、标准制定地、活动聚集推广地)。屈原已成这个城市的灵魂和精神圭臬,融入顶层设计,更化为凡俗生活。

来到宜昌时,以为端午已过,不料屈原故里“端午比年大”,至今一直保留着“三个端午”的习俗。在秭归县,从五月初五“头端阳”,到五月十五的“大端阳”,再到五月二十五的“末端阳”,一过就是二十天,且每个端午都有着不同的民间习俗。如此算来,我们在宜昌逗留的这四天,依然还在迎接“大端阳”的当口,时光正好,又怎能不让人流连。

屈子亦爱万民颂,德馨芝兰吟九歌。屈原故里的人们,或许正是想以这样隆重、热烈、绵长的仪式感,表达对于中华诗祖的热爱,对于屈子精神的颂扬和高洁品格的缅怀。

“朝圣之旅”,同行副刊记者编辑如此描

述此次“寻根师祖 闻道宜昌”采访调研活动。

“朝圣之旅”的终极目的地是秭归县一个叫乐平里的小村庄。从宜昌到乐平里,两个多小时的车程,一路山环水绕,曲折蜿蜒,虽说峡江两岸风景绝美,但终归是群山激流环绕。据说,十多年前,从宜昌到乐平里汽车得走大半天。想想,两千多年前的乐平里,又该是怎样的险要和峻峭。一位睿智的同行不禁感喟:“或许正是这样险峻的环境,才孕育出了屈原如此倔强而高贵的灵魂。”

走过一座晃悠悠的索桥,便来到村里的小广场,热情的村民穿着节日的盛装,递上此地标志性的脐橙,极具特色的舞狮表演,尽显热辣率真。沿着山道拾级而上,便是著名的屈原庙,据传这是自唐代以来就修建的庙宇,栉风沐雨,历经沧桑,现仍保留“三闾八景”遗迹。

与屈原庙一样闻名于世的还有三闾骚坛诗社,自明清以来存世400余载,清嘉庆年至今历任社长有名可查。每到端午时节,诗社成员都会聚集一堂,举行骚坛诗会。让人称奇的是,如今三闾骚坛的成员纳入了不少当地农民,他们热心农事,也醉心诗歌,扛起锄头干活,放下锄头吟诗;脱下长衫是农民,穿上长衫是诗人。这样神奇而风雅的转变,或许只有在乐平里,才显得如此自如和平常。“我们与屈原同山同水,便会有相通的情感。”“骚坛诗社”成员黄家兆一语道破天机。

锣鼓声声,纸幡飘动,香烟袅袅,烛火摇曳,在洁白的屈原立像前,“骚坛诗社”社长谭

荣昌和五位社员在殿中一身素服,肃穆而立,招魂歌在空中飘荡——

“呜呼,大夫! 归去,来兮。天,不可上兮。上有,云程万里;归来,归来,不可上兮。地,不可下兮。下有,九关八极;归来,归来,不可下兮……”

时而激越,时而沉郁,吟者动情,听者动容,仿佛将我们带回历史时光的深处。一位年龄较长的同行不禁潸然泪下。

告别乐平里,我们又来到位于秭归县凤凰山上的屈原祠。站在屈原祠的高台阶上,放眼望去,便是壮观绮丽的三峡大坝。屈原祠与三峡大坝同框,这样的情景不禁让人浮想联翩,回味无穷。

“竟渡深悲千载冤,忠魂一去詎能还。国亡身殒今何有,只留离骚在世间。”宋人张耒曾在《和端午》中如此写道。屈原是不幸的,然而他又幸运的是,一曲离骚,穿越了悠长的时光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多少中华子民。从《离骚》到“骚坛诗社”,从《橘颂》到秭归的支柱产业,从首部三峡主题全景式沉浸穿越剧《三峡盛典》到原创民俗情景歌舞剧《大端午》,源远流长的屈原精神从未离去,一直活在每个宜昌人的心中,渗透在每个宜昌人的日常。

对于我们这样的外来者,宜昌就是我们的诗与远方,而对于宜昌人来说,这座城的诗意早已经过千年时光的浸润和洗礼,流淌在城市里的每一片土地,每一个人心。

宜昌如诗,何必远方。

## 爱的供养

李珊

姥姥年已八十,她整日守着一方小院,独自在乡下生活多年。

一到夏天,满院瓜果飘香。前几日,我和母亲、表妹等去看望姥姥。刚走进大门,抬头便是丝瓜藤缠绕的瓜果。瓜果用竹竿、树枝、麻绳、铁条织就,像一张纵横交错的巨大绿网,罩住了满院刺眼的阳光。带刺的嫩绿黄瓜、一丛白毛的小胖冬瓜、刚开小花的北瓜,它们或隐匿在绿叶中,或垂挂在瓜架上。

低头穿过瓜果,靠西墙位置是一块长方形的菜地,满挂垂落的豆角、发紫的圆茄子、修长的大辣椒,略微青涩的西红柿、两排直立的大葱,还有几陇细细的韭菜,菜地挤得满满当当。菜地南面,是一棵高大的核桃树,仰头一看,如鸡蛋大小的青绿核桃三三两两挤在一起,好不可爱。

“开饭啦!”一盆冒着热气的粉皮土豆地锅鸡被端上来,我们围坐在桌旁,不等菜上齐,便迫不及待地吃起来。土豆鸡肉鲜嫩入味,蘸着汤汁的发面饼酱香浓郁,唇齿留香。不一会儿,凉拌黄瓜、凉拌西红柿被摆上桌。这样简单的午饭配置,却是我们多年吃不腻的美食。

看着满院瓜果,我仿佛看到晨曦中头发花白的姥姥,弯腰种菜,踮脚搭架,一趟趟提水浇菜。舅舅多次让姥姥去城里住,可她坚决不去。去年因为浇菜提水,她的腰闪了,在床上躺了一段时间,大家都让她再种菜了,可是,她那段时间郁郁寡欢,等到腰好了,又重新侍弄起这满院瓜果。

整个夏天,我家和两个姨家、舅舅家的餐桌几乎都被姥姥种的蔬菜承包。我们挂念她的安全,所以隔三岔五来看她,给她买爱吃的肉食。每次回去,姥姥总是大包小包地让我们带回她的劳动果实。如果因为忙碌,我们没有按时回去,她就带着刚摘的蔬菜,骑着三轮车去看我们。

姥姥只是万千乡村老人的缩影,她们恋着小院,守着小院,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中,给儿女提供爱的供养。

## 凤仙花染红的夏天

心庭

进入暑期,凤仙花开得正欢。一株株,一簇簇,花红欲燃。每年春天,姐姐都会在母亲的窗前洒下一溜凤仙花籽。春风一吹,春雨一淋,凤仙花齐刷刷地出苗了,种子洒得密,出的花苗也扎堆。

凤仙花盛开时,姐姐招来好几个女伴,叽叽喳喳捣捣捣一晌午。一会儿出出入入地顶着大太阳在窗根摘凤仙花,一会儿扎在一起捣碎凤仙花。姐姐有个专用的白瓷小碗,口径不大,平时不捣凤仙花时,里面收着捣花用的白矾和挑凤仙花泥的缝衣针。

摘下来的凤仙花瓣,要把白色的根尖掐掉,只用红色的部分。花瓣择好了,就开始用白矾捣。这块白矾有一块绿豆糕大小,但有着不规则的棱角,是姐姐去门市部买来的捣凤仙花的神器。妈妈说,白矾本来是论斤称,专供炸油条果子的,能增酥增脆。自从有人发现用白矾捣的凤仙花染的红指甲不容易褪色,门市部的白矾也按块卖给染指甲的姑娘们,一毛钱一小块。

姐姐们轮流捣凤仙花了,白矾砸着碗里的凤仙花瓣,也不时砸到白瓷碗底,“咣咣咣”。很快一堆花瓣捣碎如酱,姑娘们洗净手,再拿一瓣鲜蒜切开一个断面,用溢出来的蒜汁擦遍需要染色的指甲,说是杀菌。开始染了,她们先用缝衣针挑点花泥,放在平伸的需要染色的指甲上,还互相询问好不好看,得到确认了,接着挑花泥,按照自己想要的图案,在指甲上一点点铺排。等一只手染满了,有的是月牙,有的是品字,有的直接是指甲上全覆盖。有的女孩子还喜欢染手心,桃心的,五星的,或者自己喜欢的字。凤仙花泥不够了,就听见有人跑出去再采一捧花回来,再吭哧吭哧捣成泥。

左手一般都能自己染,右手就得有人帮忙了。而先染好的女孩,手得小心翼翼地托举着,等着它自然干。中途花泥碰落了,就重新补上。有人故意碰她,她一边躲着不让人碰,一边笑得花枝乱颤。

差不多一个午休的时间,指甲、手心里的花泥干了,她们赶紧搽去,再用清水冲洗,呀,十指纤纤,蔻丹鲜红,漂亮极了。怪不得,凤仙花也叫女儿花。

## 三十岁的某一天

赵琼

一大早,我收到邮局的一封来信。信封上是熟悉的笔迹,我心念一动,小心翼翼地拆信拆开。果然,寄信人是十二年前的我。

高三那年暑假,全班都陷入一种复杂的情绪中,我们对未来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期盼,可这也意味着相处三年的好朋友即将别离。拍毕业照的时候,泪水夹杂着汗水,让摄影师皱着眉头拍了一次又一次。

回到教室,看着同学们眼眶红红的模样,班主任李老师也有些哽咽。但她仍笑着对我们说:“同学们,我现在给大家每人发一张白纸和一个信封,你们给三十岁的自己写一封信,十二年后老师陆续给你们寄出。”同学们立刻来了兴趣,兴致勃勃地写了起来。我也小心翼翼地和白纸上写着。

“嘿,十二年后,你好啊。此刻的我,已经是一个准大学生了。我考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,未来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,也请你继续努力哦。”

“我舍不得老师、同学,舍不得这个奋斗三年的地方,可我更舍不得现在的自己……我成绩不是最优秀的,人也不是最伶俐的,可我是真实的,我踏踏实实走我自己的路,我不艳羡他人,我只做好我自己,希望十二年后你也能一样保持初心……”

“三十岁的我,会是什么样子呢?会不会身旁已经有了陪伴一生的人?……多彩的人生,请你记得来时的路。”

看到这里,我不禁红了眼眶。大学毕业我顺利留在了大城市,结婚、生子,一切都在前行。只是高中群里从一开始的热闹非凡,分享着自己的大学生活到后来慢慢安静,鲜少有人说话,再到后来彻底陷入沉寂。那个群我无数次点进又默默退了出来,曾经最亲近的那些人现在却变得无话可说。

我犹豫着在高中群里发了条信息:大家都还好吗?不多时,一条又一条的信息跳了出来,全是那些熟悉的名字。一石激起千层浪,老同学们热烈地吐槽着生活,互道着八卦,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时光。班主任李老师也来了,她和我们分享了学校的现状,崭新的教学楼,抹了塑胶的跑道,活力满满的学生坐在我们当年的教室里,一如往昔。这时,不知谁突然说:“我们约个时间,一起回学校看看吧,看看老师,也看看当年的自己。”“好!”“我去!”“我也去!”就这样,我们匆匆定下了十二年之约。

第二天,我就踏上了回学校的旅程,我的心里轻松愉快。三十岁的某一天,我并没有辜负当年对自己的期望。

## 伏天录影

赵国培

洗桑拿  
近火炉  
泡热澡  
进蒸笼

似乎没有别的比喻  
用来形容伏天场景  
空调房升级宝贝疙瘩  
电风扇变身亲密弟兄

但是许多挥汗如雨  
从来没有接过暂停

看田间蓬勃旺盛  
听工地机声欢隆  
望车辆安全疾驶  
叹路面平坦洁净  
赞出警猛虎下山  
敬哨兵屹立苍松……



“江湖两色”

7月25日,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,长江和鄱阳湖交汇。长江水系浑浊,鄱阳湖水系清澈,在江湖汇合处形成泾渭分明的“江湖两色”奇特景观。傅建斌 摄/视觉中国

## “摸蠡螯猴”

张世斌

“出了圆门,走到树林,脱掉仙衣,就会驾云。”这首诗名叫“蝉”,是我们村一位说唱老艺人说的。这首诗我记了一个多甲子了。

小时候,我们“摸蠡(jiè)螯(liáo)猴”——这是整个鲁西南一带捉蝉的叫法。为什么是摸?因逮它时,是夏天晚饭后,这个时间段,蠡螯猴刚从地下钻出来往树上爬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,手电筒还不是家家都有的,当然,人们也舍不得提着马灯去找蠡螯猴。摸,是黑暗中,用手在树干上摸。

小伙伴们约在一起,高兴地笑着闹着到村头,坑边树林比较密集的地方去摸。从一棵树底部转着圈儿往上摸,只要有蠡螯猴往树上爬,就会被摸住。如果谁先摸到一只肥乎乎、软乎乎的蠡螯猴,就会高兴地大叫一番。记得当时,把虫放在手心里,任它几对爪子乱抓乱挠,微疼,痒痒的,十分惬意,显摆把玩一番再装进瓶子。这是农村少年夏日最好玩的一桩事。我敢说,那时村里稍大点的树,没有不被孩子们摸过的。

## 夜行白沙滩

杨德振

我永远忘不了小时候跟爷爷去姑奶奶家,夜行白沙滩的情景。虽然过去了几十年,但那就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。

那时我只有八九岁,正在读小学二年级。暑假,我跟着爷爷乘坐一整天的拖拉机,去到一百多公里外的新洲县三店公社老渡大队探望爷爷的姐姐、我的姑奶奶。

拖拉机拉着货物去武汉,我和爷爷搭的是“顺风车”。一路颠簸,到达三店公社时天已经完全黑了,月亮在东边升了起来。新洲县地处平原,一条宽阔的长江支流横穿全县。姑奶奶所在的村庄就在河堤的对岸。我和爷爷沿着堤岸深一脚、浅一脚地朝

灯火依稀的地方行进。爷爷肩挑着一担土特产,一只手还要牵着我的手。有时,我抽出手,自顾自地往前走,巴不得马上能到达姑奶奶家,此时实在是饥肠辘辘,人困马乏。

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堤岸,突然来到一个堤坝口子。我和爷爷便下坡进入到了白晃晃的、开阔的河滩沙地。

此时,一会儿有月光,眼前是隐隐约约、一眼望不到的沙滩;一会儿月亮又躲进了云彩,四周被深邃的黑暗所包围,天地融为一体;四周一片寂静,只有远处村庄偶尔的几声狗吠声,似隐非隐传入耳朵,令人胆战心惊。

我抬头仰望星空,繁星点点,像无数颗璀璨的钻石洒落在这片黑暗中,而周围太安静了,更加重了我的紧张感和无助感。我和爷爷仿佛是被这个世界遗忘的两个人,孤苦地行走在长长的路上。我们深深浅浅地走在沙滩上,

鞋子里灌满了沙子,脚步显得越来越沉重。

月亮终于从乌云中一晃而出,天地间顿时变得明亮,清朗了许多。我看见爷爷背上的衣服已全部湿透,我自己也是满头大汗,便对爷爷说道:“停下来歇一会儿吧。”爷爷放下扁担,脱下白布衬衣,坐在沙地上,用衬衣扇风。我则四处张望,第一次见到这么无垠的大沙滩,简直是大开眼界,惊叹不已。

沙滩在月光的照射下,发出苍茫茫的光亮,像一张极大的电影幕布晾晒在大地上。我用手捧起一把沙子,撒向空中,沙子簌簌地落下。沙子干燥、干净,还有些烫手,我又捧在手上闻了闻,什么味道也没有。我心里想,这要是白米饭该多好啊!只是这“白米饭”硬得无法让人下咽,这时我甚至还在想,这如果是白砂糖也好呀!想着想着,口腔里却马上生出许多津液来,我顿时觉得口干舌燥了,